

两千多年前大和朝廷成立,7世纪定下国名“日本”,日本皇室子孙繁衍到现在已经是第50多代人了。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里,日本一直没有改朝换代。从第一代神武天皇到现在第125代明仁天皇都延续着一条血脉,所以他们自称“万世一系”。其实日本从古到今的权力斗争一点儿也不少,但没有谁真的推翻过皇室统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天皇在日本不仅是皇帝,更是“神之后代”,夺权者巴不得跟皇室攀上血亲。



# 中国皇帝给日本天皇赐姓“倭”

## 现在的天皇只有名没有姓

日本的皇室成员都没有姓。现在的皇后美智子原名正田美智子,在当时嫁入皇室的时候也跟着一起丢掉了姓。不过在古代,也就是日本还在接受中国册封的时候,天皇其实被中国的皇帝赐了姓。比如《二十四史》里面就记载了,当时日本那块地盘是由“倭五王”统治着,这五个王分别叫倭赞、倭珍、倭济、倭兴、倭武,所以是有“倭”这个姓的。后来,日本走上法治道路,引进了隋唐的律令制度,姓氏作为身份划分的一个重要标志被制度化了,当时天皇变成了赐姓的那个人,自然也就没有了姓。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现在。

说完了姓,再来说说名。在日本,皇室男性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通常都是“仁”,女性的都是“子”,这是从公元858年清和天皇开始就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如果留心你会发现,现在的明仁天皇家族里面,男性的名全是以“仁”结尾:德仁、文仁、悠仁、正仁、崇仁、宜仁。而女性则是清一色的以“子”结尾:美智子、雅子、爱子、纪子、真子、彬子、承子……

日本的法定成人年龄是20岁,而皇族跟平民不同,是18岁成年。皇族的男性在成年之后如果结了婚,就必须从父母家搬出去,自己成立一个分家,统称“宫家”,表明自己就是堂堂一宫之主了。将来如果自己跟妻子生了儿子,儿子在结婚之后也会搬出去,建一个新的宫家。但是,女儿没有创立宫家的资格。

每一个宫家分离出来,天皇就会赐一个“宫号”,用来统称这个新的家族。从某种意义上讲,宫号就相当于皇室的姓。

宫家的新建与消亡几千年来也算正常,但如果天皇的脉络断了就成了大问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日本皇室“阴盛阳衰”得厉害,公主一个接一个地出生,皇子却数十年难得一见。明仁天皇与美智子皇后一共生了三个孩子。皇太子德仁亲王直到41岁才收获了小公主爱子;次子文仁亲王育有二女一男;小女儿纪宫公主很有个性,35岁那年毅然下嫁东京的一个公务员,从此变成平民,与皇室彻底脱离了关系。

在日本皇室,如果有女子嫁给了平民,她的皇族身份就会因此丧失;反过来,平民女子如果嫁入了日本皇室也可以抛弃平民身份,从此获得皇族身份。巧的是,纪宫公主的生母美智子皇后就是日本历史上首位平民出身的皇后。

美智子皇后出身精英家族,祖父是日清制粉的创始人正田贞一郎,外祖父是中支那振兴的理事副岛纲雄。1957年,美智子和一帮同校好友在日本度假胜地轻井泽旅游,机缘巧合之下报名参加了当地举办的网球赛,在淘汰赛正好对上了当时也参赛的皇太子明仁亲王,还把他击败。二人由网球结缘,从此感情日益深厚。很快明仁亲王就成年了,在那时,成年的日本皇室男性从旧皇族、华族里选王妃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所以明仁亲王向皇室提出与美智子的婚事,遭到了选妃委员会的强烈反对。最后昭和天皇亲自批准才得以通过。在明仁亲王登基为明仁天皇之后,美智子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历史上首位平民皇后。

## 天皇每天忙得团团转

作为日本国民知情权的一环,天皇夫妇、皇太子一家和秋筱宫家每年的公务安排都可以在宫内厅的官方网站查询到。如果细心去查看的话可以发现,一年之中绝大部分的日子里天皇都有工作安排在身,而且经常一天之内要干好几件事。那么这么多工作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第一大项就是各种文书的审批。说是审批,实际上天皇不具备任何修改或者驳回的权力,对于每一份提交上来的文书都只能予以通过。天皇会先署上自己的名字,然后由宫内厅的职员进行盖章。

第二大项是国内重要人士的谒见与授章。天皇一年下来要给大约22000人授章,平均算下来每天要见60个人。

第三大项是“皇居勤劳奉仕团”的会见。皇居勤劳奉仕团是每年在皇居和各大宫家宅邸进行清扫的志愿者团体,年龄从15岁到70岁不等,由日本国民自发报名申请。这个项目从战后初期开始,上京的交通费和住宿费都由志愿者自己来负担。在工作过程中,志愿者们可以借机深入到一些平日里不怎么向民众开放的皇家场所。为了感谢志愿者们的协助,天皇和皇后几乎每周都会抽出时间来接见他们并表示感谢。

第四大项是外国元首、使节的会见,每次会见持续30分钟左右。每年皇室还会邀请各国大使去玉鸭场和新浜鸭场这两个皇家用地盛情款待。

第五大项是和各类重要宾客在皇居御所内举办的茶会。



日本皇室全家福

第六大项是“信任状捧呈式”。信任状是天皇发给各国驻日大使的一种书面证明,证明对方是正当的外交使节。所以每当有外国大使馆发生大使人事变动,这个仪式都得重新办一遍。这时,外国大使会从日本铁路公司的东京站中央口乘坐马车出发,由皇家警察和警视厅的骑马队夹道护卫,最后抵达皇居宫殿中的“松之间”,面见天皇。因为每次举行“信任状捧呈式”的时候,周边地区都会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所以常常引发路人围观。这样的仪式每个月都会有一两次。

第七项是宴请国内外宾客的大小宴会,一般在宫殿内最大的丰殿举行。一般人最感兴趣的应该是晚餐会上的菜色吧。2001年1月2日,为迎接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的到来,皇室就举办了一场宫中晚餐会。晚餐会从晚上7点半开始,上的菜品依次是:法式清汤、烤甘鲷、酒煮仔鸡、蒸羊腿、时蔬沙拉、冰激凌(富士山形)、水果(甜瓜、巨峰葡萄)。事后统计食材开销一共

965230日元(约60000元人民币),共133人出席,相当于每个人花7257日元(约450元人民币)吃了一顿。这个数字以皇室的规格来说算是相当节俭了。除了外购的食材,宫中晚餐会上的酒都来自皇室的地下酒窖。酒窖藏酒约4500瓶,白葡萄酒11种,红葡萄酒7种,全部由感应器自动调节温度和湿度。这种规模的晚宴大概要消耗掉数十瓶藏酒。

第八项是皇室祭祀。皇室一年到头大大小小的祭祀不少,其中很多“大祭”的日子都是法定节假日。

除了上面这些单个数量较多的工作内容,天皇每年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干。这里面就包括天皇的国外访问、地区访问、灾区慰问等等。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后的半年里,包括天皇在内的皇室成员频繁地访问灾区。在访问过程中明仁天皇夫妇保持一贯的作风,和民众坐在一起,以平等的姿态进行交流。顺便一提,在这之前的昭和天皇的习惯则是让民众坐着,自己站着。



梵高美术馆

# 梵高美术馆 代价高昂的遗产



梵高自画像

文森特·梵高的艺术生涯只有10年,却留下了数量可观的作品:大约1100幅素描,近900幅油画。梵高终身未婚,他的继承人是弟弟提奥。梵高基金会在荷兰政府的财政支持下,从提奥后代手中获得了梵高的一些作品,并为此专门兴建了阿姆斯特丹梵高美术馆。这里现藏有梵高的约500幅素描、200幅油画和他本人的800封信件及两个速写本。

## 梵高美术馆是欧洲门票最贵的美术馆

梵高美术馆是除阿姆斯特丹火车站外,这个城市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无论风雨,每天门前都排起长龙。美术馆的服务非常周到,准备了各种语言的小册子和语音导览,甚至包括一些很偏僻的小语种。没有了语言障碍,参观起来自然很顺畅。当然,美术馆的门票价格也不菲,比巴黎的卢浮宫、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和柏林老国家美术馆等欧洲最著名的艺术馆还要昂贵,算是欧洲最贵的美术馆了。这很有助于我们体会荷兰人的传统和阿姆斯特丹人的性格,只要有商机,就牢牢抓住,而且要做得非常到位,让客户心情舒畅地享受服务,毫无怨言地付费。

梵高年轻时是一个真诚的人,甚至是过于真诚了。年轻时他曾到比利时艰苦的煤矿地区做牧师,渴望以信仰的力量帮助那些贫苦的人们,但是他的极度热情使人们感到害怕。梵高在失望中放弃了扶危济困的理想。陷入精神困境的梵高决定尝试绘画。他喜爱的画作大多是以底层人民生活为主题的。梵高美术馆中藏有布勒东和勒米特的作品,

他们的现实主义画风对梵高早期的艺术探索影响重大。为了学习绘画技巧,梵高曾在布鲁塞尔小住,后来又回到安特卫普美术学院注册学习。其间,他曾在父母位于纽兰的家中短暂停留。正是在那里,他完成了早期的代表作《吃土豆的人》。这幅色彩暗淡、技巧粗疏的画具有极强的震撼力,它来自梵高的内心。面对梵高的作品,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激流直接喷发到画布上。

1886年,梵高到巴黎投奔提奥。为此提奥租了一间大点儿的公寓,让梵高安心作画。巴黎让梵高眼界大开。1888年,梵高离开巴黎,来到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省的小村庄阿尔。这里有明媚的阳光,还有灿烂的色彩可以入画。正是在这里,我们后人所熟悉的梵高风格渐渐成熟。梵高来到阿尔时是繁花似锦的春天,《粉红色的果园》、《粉红色的桃树》、《白色的果园》中盛开的桃花代表了梵高对未来的憧憬。他租了房子,盛情邀请高更来一同作画。他为高更装饰了房间,挂上自己亲手画的向日葵。这是梵高创作上的一段丰收期。

## 高更的到来酿成了艺术史上的悲剧

然而,高更的到来成为艺术史上一段著名的悲剧。美术馆中有高更为梵高的像(《画向日葵的梵高肖像》)。梵高看后有些吃惊:我有这么丑吗?他照照镜子,发现自己的确很憔悴。而梵高画了一把漂亮的椅子,用来代表他心中的朋友(《高更的椅子》)。但在高更眼里梵高不仅丑,更是一个讨厌鬼。两个人都是艺术家脾气,敏感而高傲。争吵终于爆发了。梵高在恍惚中用刀割去了自己的一只耳朵,高更则连夜离开了阿尔。

当初梵高将自己心爱的两幅画作《向日葵》挂到高更的房间,向高更表示敬意。高更离开后曾写信向梵高讨要这两幅画作,梵高一时不愿割舍,就复制了自己的作品送给他,包括人们熟知的黄色背景下的《向日葵》。今天,它是美术馆最受欢迎的作品。

梵高知道自己需要治疗,自愿住到圣雷米的精神病院。医生允许他到院子中作画。在美术

馆中,我们能看到这一时期那些忧郁的作品(如《灌木丛》)。医院墙外在耀眼的金黄色阳光下挥汗收割的人,在他看来却象征死神(《收割者与麦田》)。

美术馆的一面墙上还挂着一张被放大的巨幅照片,其中能看到消瘦的梵高。这是他一生仅存的几张照片之一。

梵高生命中的最后一站是巴黎附近的奥维。那里有同样爱好艺术的精神病医生加歇。梵高与他为伴,为他作画,起初恢复得很好。梵高每天疯狂作画,达到了另一个创作高峰期。《奥维的教堂》《暴风雨中的麦田》《麦田群鸦》这些广为人知的代表作都创作于这个时期。大家都认为作画有助于医治梵高的病。但没想到梵高的病情却急转直下,仅两个月后,他在附近的田野中朝自己的胸部开了一枪。两天后,他死于闻讯赶来的提奥怀中。一个狂躁不安的灵魂终于得以安息。